

罗亭

屠格涅夫 著

黄伟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J512.44
7921

罗亭

屠格涅夫 著

黄伟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南昌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РУДИН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俄文版《伊·谢·屠格涅夫文集(十二卷集)》第二卷莫斯科1957年版译出

伊·谢·屠格涅夫像，作者是俄国著名画家列宾；系按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俄文版《猎人手记》单行本莫斯科1949年版单幅插页画像复制

罗 亭

〔俄〕屠格涅夫 著

黄伟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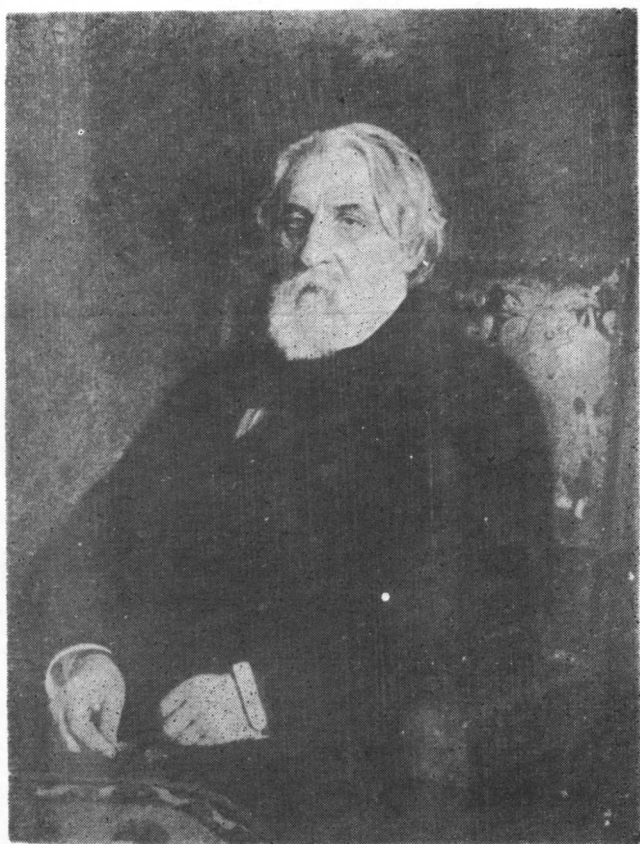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0千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

统一书号, 10110·334 定价: 0.88 元



伊·谢·屠格涅夫
(1818—1883年)

SBJ92/24

黄伟经译《罗亭》序

沙 安 之

长篇小说《罗亭》的主人公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罗亭，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形象。

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正处在黑暗时代。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由于残暴，人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尼古拉恶棍”。他先后在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一年，一手操纵杀害了两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他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监视进步人士的统治机关。

当时，俄国的知识分子还很少很少。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破落贵族家庭的后裔和出身于商人、宗教界人士、小官吏寒庭的人。这大多数人，就是后来被称为РАЗНОЧИНЦЫ——“非贵族阶层的人们”（或更确切地译为“非贵族阶层的杂牌知识界”）。

就在当时资本主义正在发展，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的俄国，这些“非贵族阶层的人们”事实上是脑力劳动者。也就是这些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直至十九世纪末，成了俄国进步思想的传播者和代表者。也就是他们，成了后来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从他们中间，造就出了一批象别林斯

基、赫尔岑、奥加廖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样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一八四八年在法国，后来在匈牙利，爆发了革命。匈牙利革命被尼古拉恶棍亲自镇压了。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欧洲的局势已经加剧。一八四八年，由“非贵族阶层的人们”组成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完全破坏。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起初企图实行空想的民主改革，后来他们转而想组织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二十一人被尼古拉的法庭判处死刑。可是，在执行枪决的最后时刻，一场滑稽剧演出了：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突然被宣告赦免，被宣布所谓“褫夺公民权”，改判为流放服苦役。他们中有俄国的大作家之一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是这一次小组的被破坏和成员们的遭流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背叛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信念，“向右转”）。

这期间，也就是俄罗斯伟大的政论家赫尔岑最积极活动的时期。当时，他已经从俄国迁到外国居住，而且在外国出版自己反对俄国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著作。

一八五二年，另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果戈里逝世了。他生前曾出色地描绘了尼古拉恶棍所建立起来的俄国官僚机器极其真实的情景。

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战败。英国和法国企图通过这次战争，从俄国夺去以前俄国人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那儿攫取的黑海以北沿海地区。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表明俄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农奴制的腐朽和危害。这一点，引起人们对俄国前途

的热烈讨论，并且立即在《罗亭》中得到了反映（见谈论工业与商业关系的论文的那段情节）。

书刊搜查猖獗。从一八四八年起直至一八五五年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巴甫洛夫去世，特别秘密的布突林委员会都在猖狂活动。这个书刊检查机关审查一切要出版的印刷品，从每一行字里搜寻隐蔽的“造反意图”。人们甚至为自己写的日记和没有发表的手稿，有时候甚至只是为一句可疑的话，就会遭到拘捕。我想，假使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没有死，《罗亭》不可能出版。屠格涅夫本人就因为藐视书刊检查机关的禁令，在一八五二年发表自己悼念果戈里的文章，而遭到拘捕和被放逐到乡下。实际上，《猎人手记》（1847—1852年）的出版，也是他被捕的不公开的一个原因。“手记”公然呼吁废除农奴制和进行社会民主改革。它使屠格涅夫跨进了第一流作家的行列。在我看来，虽然《猎人手记》还不是屠格涅夫散文中最好的作品，但是这部著作以散文笔调写下的一系列故事，却表明屠格涅夫已经以一个大作家的姿态进入了文坛。

德米特里·罗亭是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非贵族阶层的人们”中的一个代表。“非贵族阶层的人们”和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已经成为俄国文学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已经开始经常描写的主题，他们往往成了“多余的人”的形象的化身。

“多余的人”的形象，最初由普希金通过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同名的诗体长篇小说中描绘了出来。此外，我认为，这部诗体长篇小说里边那位亲切可爱、作为“道德象征”的塔吉雅娜，也是“多余的人”的一个女性形象。

我不去一一列举“多余的人”的形象。我只说说他们所共有的一般特点——他们都是不错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具有高尚的志向，往往还带有民主革命意识，思想感情上跟贵族阶层不协调的贵族。他们身上充满矛盾——有时他们甚至能做出一些不很光彩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却是在周围的黑暗环境影响下造成的。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罗亭，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模特儿。在他身上，作为一个非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和为争取祖国进步的奋斗者的那些非常美好的特征，跟利己主义、甚至小市民食客帮闲的特征结合在一起。这就使这个人物形象成为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罗亭，一个为当时统治阶级所不需要的人，是“多余的人”中最完整的一个典型。但是，罗亭跟自己的前辈不同的地方，还在于连他的同时代的人也能够感觉到他的“多余性”。

假使有人问我，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里最使我惊倒的是什？我会回答：不是“一个贫穷、没有官衔”、没有地位的人，同贵族小姐娜塔莉娅的相当平凡的恋爱故事，不是为法国革命而牺牲的悲壮、光荣的结尾，不是罗亭那些闪耀着机智的思想火花的例证，而是“上流社会里的人们对于一个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不需要的人，甚至用不着抛弃，而简直是在随手扔掉；就象在跳舞晚会后扔掉一只手套；就象吃糖果后扔掉一张包糖果的纸，就象抽采后扔掉一张没有中奖的采票”。甚至连家庭教师彭戈小姐（其实，这是家里一条很精灵的老猎狗）也仿佛在精当地说：“嘿嘿！这下子可把您揍得够厉害罗！”

您可能说，敌视罗亭的圈子——上流社会里的人们竟然

这样对待他，可是根据出身，他本人也是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呀，他不同的只是贫穷而已。那么，让我们转入谈一下列日尼奥夫。这位罗亭大学时代的同学，一个以前有时候曾崇拜过他的人，谈到罗亭时说道：“他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虽然实际上是个无聊的人……”。

在那个时代，“多余的人”的同时代人，还不可能以“多余的人”的术语来表达，而这个概念在列日尼奥夫那儿就属于“无聊的人”的范畴。按照跟罗亭志趣相同的列日尼奥夫自己的话说，罗亭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热忱”，“谁有权说，……他的话没有在他们（青年人）心里播下过许多良好的种子呢……”。除了“善于辞令”，罗亭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连罗亭本人也感觉到自己的无用：“我将碌碌无为而死，不能够完成任何一项与我的能力相称的事业，自己身后也不会留下任何有益的痕迹。”

伊·屠格涅夫于一八五五年用七个星期的很短时间，写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罗亭》。它于一八五六年在《现代人》杂志发表后，受到同时代人的冷遇。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在不很多的场合被成功地描绘出来（据研究者们计算，仅仅描写了他八天的生活），而关于其他方面，关于他的社会活动，小说只是顺便提及，简简单单地几笔带过——如几位地主谈论罗亭，列日尼奥夫对罗亭青年时代的回忆，罗亭本人简单地说到自己从事的为社会谋福利的事业等。

文学家们曾经批评屠格涅夫把人物特征写得如此仓促。依我看呢，这样仓促地描写罗亭在从事公益事业方面的特征，正是一种非常好的小说结构方法，它只会加深人们对于

那时的社会中一个好人的“多余性”的印象。

屠格涅夫本人很长时间都没有把《罗亭》看成是一部长篇小说，只是把它称为中篇小说。这正好提醒我们，屠格涅夫正是通过《罗亭》创造了自己长篇小说的形式，而且这个形式后来好象变成了一般俄国长篇小说的一种样式。

中国读者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不错的译本中熟悉《罗亭》的，而这些译本算来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因此在语言方面不免会有些老化。此外，英译本对屠格涅夫作品的整个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许许多多的“英文化”。我为了证明屠格涅夫如何描写罗亭的“多余性”，我引用了《罗亭》第十一章中的一句原文：“Эге! Вот, как тебя!”这句话，起初从英文本译为：“你被捉住了！”后来再版时，经校过后则译为：“这回你可糟了！”都译得不确切。这句话，俄文的原意是：“嘿！这下子把你揍得多么厉害罗！”又如，《罗亭》第二章里有这么一句话：“Он, говорят, великий философ; так Гегелем и брызжет。”起初从英文本译为：“他是一位大哲学家，他们说，他满肚子都是黑格尔哲学，我想？”再版时，经校过后则译为：“据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满肚子的黑格尔呢。”实际上，这句话俄文的原意是：“听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老是把黑格尔抬出来呢。”这样，按照汉语文体从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就显得离屠格涅夫作品的风格又更疏远一些。俄文原作中的一些偏重于心理描写的微妙地方和一些语气，往往简直很难找到表达它们的合适的用语。这就是为什么必然要有新的译本——直接从俄文原作译出的中译本，以便使中国读者对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内容及其艺

术技巧得到更完整的认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旬至十二中旬，于长沙岳麓山

（按：此文原为沙安之教授以俄文写出。——译者）

—

一个静悄悄的夏天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晴朗的天空；但是，田野还在闪耀着露珠的亮光，才甦醒不久的谷地上弥漫着芬芳的新鲜气息，在还润湿的、没有喧哗声的树林里，清晨的鸟雀正在放声欢唱。在缓缓倾斜的山坡顶上，从上至下复盖着一片刚刚盛开的黑麦花，望得见一个不大的村子。在通往小村子的一条狭窄的乡间土路上，走着一个年青女人，身穿白细纱连衣裙，头戴圆草帽，手里撑着遮阳伞。一个侍童远远地尾随着她。

她不急不忙地走着，好象在享受着闲游的愉快。在摇曳着的高高的黑麦周围，一会儿荡漾着一色淡绿，一会儿泛着红色的波光，长长的麦苗一阵阵波浪起伏，发出柔和的沙沙声。年青女人从自己所在的村庄出来，那村庄距离她正在去的小村子不过一俄里^①；她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宾娜。她是个寡妇，没有子女，相当有钱，同自己的弟弟、已退役的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她管理着产业。

① 一俄里等于一·零六公里。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子前面，在村边一间又矮、又很破旧的小木屋前站住，叫来自己的侍童，吩咐他进屋去问候里边的主妇的健康。他很快在一个年老体弱、胡子雪白的农人的陪同下回来了。

“嗯，怎么样啦？”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她还活着……”老头子说。

“可以进去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啊。”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小木屋。屋里很窄，又闷，又烟人……。有人在炕^①上开始蠕动、呻吟起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环视了一下，于是在昏暗中看见用花格布巾包着头的一张蜡黄、满是皱纹的脸。她胸前盖着一件沉甸甸的粗呢上衣，压得呼吸困难，无力地摊开着两只干瘦的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前边，用手指轻轻摸了一下她的前额……额上简直烧得烫手。

“你觉得自己怎么样，马特廖娜？”她向炕上俯身问道。

“啊——哎哟！”老妇人端详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呻吟着。“不好，不好，亲爱的！死的时辰到啦，我的亲爱的！”

“上帝是仁慈的，马特廖娜：也许，你会好起来。你服用过我派人给你送来的药吗？”

老妇人痛苦地呻吟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楚问的

① 这种炕与炉子相连，冬天下面可以生火烤东西。

话。

“服用过，”站在门边的老头子说道。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转过身来向着他。

“除开你，她跟前就没有什么人了么？”她问道。

“有个小姑娘——她的孙女，可是老爱走开去。她坐不了一会儿：总是坐不住。连给点水奶奶喝，她也懒得去拿。可我自己老啦：我管什么用？”

“是不是把她送到我那儿的医院去？”

“不！何必去医院呢！反正一样死。已经活够啦；显然，这合乎上帝的意旨。她不离开火炕。她哪能去医院！把她动一下，她立刻就会死去。”

“哎哟，”病人呻吟着说，“我的漂亮的太太，请不要丢下我那无依无靠的小孙子；我们的老爷离得远，可你……”

老妇人不再出声。她说话很吃力。

“你不用担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一切都将办到。你看，我给你带来了点茶叶和糖。如果想喝，你就喝一点……。是啊，你们有茶汤壶吗？”她看了一下老头子，又问道。

“茶汤壶么？我们没有茶汤壶，不过，可以想办法弄到。”

“那么，设法找一个吧，不然我会派人把我自己用的送来。对啦，你要吩咐孙女，叫她不要走开。告诉她，这样做应该觉得羞愧。”

老头子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两手却拿起了一包糖和茶叶。

“好啦，再见吧，马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

道，“我还会来看你，你可不要悲观，要按时服药……”

老妇人稍微抬起头，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稍微探过身去。

“太太，请把手给我吧，”她低声喃喃说道。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俯下身去吻了一下她的前额。

“你留心点，”她走开时告诉老头子，“你们一定要照处方上写的，给她服药……。也给她茶喝……”

老头子仍旧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一躬。

回到外面新鲜空气里，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舒畅地呼吸了一下。她打开遮阳伞，正想走回家去的时候，突然从小木屋的角边跑出一辆矮矮的二轮轻便跑车，上面坐着一个约莫三十岁、穿着灰色缎纹麻布旧大衣和戴着同样布料做的宽边制帽的男人。他看见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后，立即勒住马，回过头来脸朝着她。这张宽阔的脸庞毫不红润，有一对浅灰色的小眼睛和一撮微微有点白的胡子，跟他穿的衣服的色调相称。

“您好，”他带着懒洋洋的微笑说道，“请允许问一下，您到这儿来办什么事情呢？”

“我来看望一个女病人……。可您从哪儿来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被叫作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人注视着她的眼睛，又微笑了一下。

“这您做得很好，”他继续说道，“来看望一个女病人；不过，您把她送到医院去不是更好些吗？”

“她太虚弱：不能动她。”

“那么，您不打算撤销自己的医院吗？”

“撤销？为什么？”

“是呀，我这么想。”

“多么奇怪的想法！您根据什么这么想呢？”

“是的，您总是同拉松斯卡娅^①往来，看来您正在受她的影响。但是，按照她的说法，医院啦，学校啦——这都是不屑一顾的东西，不必要的发明。行善，应当是个人的事，教育也是：这完全是有关人的灵魂的事情……她似乎就是这样说的吧。我真想知道，她唱的这些调子是从什么人那儿学来的呢？”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笑起来。

“达莉娅·米哈依洛夫娜是个聪明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她和尊敬她；可是，她也可能有差错，我并不是相信她的每一句话。”

“您做得非常好，”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表示说，仍然没有从跑车上下来，“因为她本人对她自己的话也不大相信。不过，碰见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呢？”

“问得妙！碰见您好象不应当高兴似的！今天您象这个早晨一样新鲜，可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笑了起来。

① 即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达莉娅·米哈依洛夫娜是名和父名（米哈依洛夫），拉松斯卡娅是从丈夫拉夫斯基的姓而来的。